川黔滇次方言苗语生态词汇认知分析

王贞俨[1,2]
[1]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北碚，中国
[2]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预科教育学院，贵州都匀，中国

【摘要】生态人类学是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交叉学科，揭示自然生物与人文社会的内在联系，有关理论可为诠释生物知识提供参考。然而，对于要深入了解苗族生物语言文化来说，又需要借助人类学来了解其民族生物认知原理。本文借助川黔滇次方言苗语中的生物语言词汇，分析人类学视野下苗族生物语言分类认知体系。研究发现，川黔滇次方言苗族在民族生物认知方面，分别通过以阶化分类、跨性命名、特征联系等认知机制来实现苗族生物语言的理解。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川黔滇次方言；生物词汇；分类命名；语言认知；
【基金项目】贵州省民宗委2026年民族古籍项目立项名单项目《苗族敬孝礼仪口传经典古辞整理研究》（编号：202621）

1.引言

生态人类学作为研究民族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的交叉学科，其学科为探索民族对生态认知提供理论指导，同样，医学人类学是理解和窥探民族文化与生物生态之间关系的学科。学者李建认为，医学人类学属于“人类行为的生物和文化方面，特别是这两者在人类历史上如何相互作用而影响人类健康与疾病”[1]学科，融合生态、医疗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学术细缝。在民族医药物分类方面，陆科闵、陆彝中等提出“两钢五经”的苗医理论，其中五经即为“冷经（seiljieeb）、热经（kaibjieeb）、快经（Hit jieeb）、腹经（Ad bit jieeb）、半边经（ibhxeebjieeb）”[2]等。此外，对于苗族医药认识，汤建容提出“一毒、二伤、三亏、四积、五菌、六虫、七乱、八特等八大类型”、“内治法、外治法和巫术治法大治疗体系”[3]等分类方法。在苗族药物方面，也有专家学者从苗语西部方言植物命名和分类来间接探讨民族医药语言认知，并呈现部分专用药物词汇特征分析，与传统中医药“五药”（草、木、虫、石、谷）认知分类具有相同的原理。[4]文章试从民族语言角度出发，探讨其背后称呼命名的逻辑方式，解析生态人类学视野下背后的医药物分类语言认知类型构成原理，为生态人类学语言认知方面提供参考。

2.科类与属类程式化命名

阶元划分是动植物分类学中的分类理论，自然生物可分为七个不同等阶的录属，即“种、属、科、目、纲、门、界”，最高阶元级别为界，最小阶元为种。刘锐在回顾分类学发展史过程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要从认识人类自身开始以及认识这些纷繁的动植物开始。生物资源属于可再生的资源，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分类和总结。”[5]就早期苗族民众而言，传统的社会生活里医药物是苗族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对医药物的分类命名折射出苗族对医药生物世界的认知结构。下面我们以ndongt“树木”类、nyangb“草”类、ndraox“灌草”、roub是“菜”类等四类苗族药物词汇，分析上述的不同阶元划分体系认知。

2.1 二阶元划分

几乎所有的苗族生物语言都有“二阶元”分类划分命名特点。二阶元分类划分几乎包括ndongt“树木”类、nyangb“草”类、ndraox“灌草”、roub“菜”类等。二阶元划分是基于命名对象“词根”作为基础，利用“词根”或依据“词根”进行延伸命名，形成“A”延伸称出“A+XX”和“XX+A”的阶元药物命名文化。

如以ndongt“树木”延伸命名为A+XX型的药物名称有ndongt zid nkaol“木姜树”、ndongt caik“漆树”、ndongt hmongk“青岗树”、ndongt loul“古树”等；B+A型药物名称有nblongx ndongt“树叶”、deud ndongt“树皮”、jangs ndongt“树根”等。这些药物命名词汇均可以成为民族药物，根据“树”的药性，可取对应的地方作为民族药物使用。

又如常见的“叶类”民族医药物，多以roub“菜”来称呼。以roub“菜”类延伸命名为A+XX型的药物名称有roub gox“水芹菜”、roub hleb“莴苣菜”、roub gos“野箐菜”、roub ab“野苦菜”、roub drouk“鱼腥草”、roub

ghas“野”、roub hleb“莴苣菜”等；XX+A 型的药物名称有 gangb roub“菜虫”、nplongx roub“菜叶”、gangd roub“菜茎”、njangl roub“菜根”、bangx roub“菜花”等。同样遵循二阶元称谓的药物植物，如 xongb“竹子”类，取名 xongb ndreuf“黄竹”、xongb lab“紫竹”、xongb denb“芒竹”等。

在二阶元分类称呼当中，“A+XX”型称呼偏向是对被称对象本身之外的称呼，“XX+A”型称呼偏向是对被称对象本身之内的称呼，如表 1。

表 1.二阶元命名

阶元级	属类	
	内分（偏 XX+A 称呼型）	外分（偏 A+XX 称呼型）
第一阶分	Ndongt“树”	Ndongt“树”
第二阶分	Nblongx ndongt“树叶” Deud ndongt“树皮” Jangs ndongt“树根” Zid ndongt“树果” Nzhik ndongt“树尖叶”	Ndongt caik“漆树” Ndongt zid nkaol“木姜树” Ndongt hmongk“青岗树” Ndongt tod“松树” Ndongt duf nzongf“杜仲树”

2.2 三阶元划分

基于分类阶元称谓来说，苗族生物语言称谓语言则体现出更多的“指向”意义。二阶元多是对象及其对象本身相关，三阶元药物称谓语言则可能是超越被称谓本身，实现跨界物联合称谓。在川黔滇苗语胡体系里，存在先“属科”概称，后“本体”称为，例如家庭饲养的牲畜均称为 zax chot“牲畜”，这个 zax chot 词汇不使用在下一阶的命名词汇上，zax chot 之下再分 nbuat“猪”、dleid“狗”、ghab“鸡”等等。其分类程式命名多存在 A+B+XX 或 A+XX+B 格式，其中“A”是属科或类科称谓，“B”是修饰说明 A 的特征词（可由名词来修饰），“XX”是根据“B”词产生的附加修饰词汇。如 roub“菜”类，除了存在二阶元称呼外，还存在三阶元命名的逻辑，例如 roub nzus nbuat“金钱草”、roub gas lax“野芹菜”、roub cub nyos“茴香草”等，都体现三阶元分类逻辑,如表 2。

表 2.三阶元分类命名

阶元级	例词（川黔滇次方言苗语）	
	例 1	例 2
第一阶分（总分）	Zax chot“牲畜”	Ndraox “杂草”
第二阶分（种分）	Ghab“鸡”	Nyangb “草”
第三阶分（内分）	Ghab blangb deud“鸡胃皮” Ghab zhib“鸡胆” Ghab sab“鸡肝”	Nyangb nghenb“剑叶草” Nyangb shuab“蕨草” Doux“芭茅草”

从苗族药物的三阶元、二阶元的命名分类上，可呈现苗族民众在认识自然万物时，把物体与人进行“二元”对比认知的思想。尤其二阶元的分类划分遍布在苗族对人、对事、对物等事物认知理论中，突出少阶元分类的命名特点。

命名的时候讲究从高阶元到低阶元逐级划分，最高阶元级称 draox nyangb“杂草”科，在其下分二级阶元词 draox“阔叶草”和 nyangb“剑叶草”；最后三级阶元词是在 ndraof 和 nyangb 属类下再分出不同种类的阔叶草和剑叶草。

如 ndraox 是指低矮阔叶类植物，下分类有 ndraox zuak cangt“接骨草”、ndraox hlit deb“月亮草”、buat daox“贴土草”、ndraox dlangl“黄草”等；而 nyangb 则多指长叶形或叶片细长形的草类，有 nyangb nbles“稻草”、nyangb nghenb“剑叶草”；doux“芭茅草”；nyangb shuab“蕨草”等。可以看出，对 ndraox nyangb 的分类命名里既有二阶元的划分逻辑，也有多层表述的三阶元划分。

除了“二阶元”“三阶元”民族药物划分之外，还有少量的“单元”划分。如树木类里，具有“单元”命名的 njangl“刺老包树”、ncoub“楸树”、huab peus“冬青树”、fengb xangb“枫树”等，这些属于树木类植物，命名没有使用到“ndongt”的科属词汇，具有独立的单元次级命名和称谓。综上所述，川黔滇次方言苗语的认知体系里，对于生物药物的科类及从属命名遵循二阶元、三阶元的分层认知逻辑，兼使用独立单元命名作为命名认知辅助。

3.形态与状态同类性命名

麦尔在研究动物分类的时候提出，“分类是建立在形态学、生理学、生态学和遗传学的基础上。像其他学科一样，它是许多种应用在分类特定领域中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的综合。”[6]洪德元也指出，“分类学研究，特别是物种划分，依赖于对形态性状的深入分析。观察和分析的形态性状越全面，结论就越可靠。”[7]通过川黔滇苗语医药物词汇系统来看，其分类命名准确体现生物本体的外在形象、物

理状态或内涵特征，并且突出形态表述和状态描述方面。

3.1 形态表述式

形态依据是苗族医药物命名里重要的参考，所命名词汇不一定含有对其形态的说明，但依然存在归属同一类医药物名字。这里所说的“形态”应是指有形状的、有面体的药物命名词汇，例如 zid“果类”、nongb“核类”、douf“豆类”、bangx“瓣类”、hmangb“藤条类”、ghaof“薯类”等。

3.1.1 Zid“果”类

苗语 zid 具有“父亲、雄性、种子”的意思。在医药物命名分类作为“种子”翻译，常作为药母、药引、补药、膳药等药材，使用部位为“果实”整体、果皮、果壳、果仁、果核等，其命名规则同样遵循二阶元、三阶元的程式命名。以 zid 作为母词，延伸的三阶元命名的有 zid ghangb hob“野丹参”、zid sob renx“砂仁籽”、zid ghangb hob“朝天罐”、zid muasd langx“山栀子”、zid ruax nyos“蓖麻籽”、zid zhed“板栗籽”、zid nenb“酸枣”、zid draox“梧桐果”、zid hmangb“藤子果”、zid ghad“葡萄”、zid nkaot“木姜子”、zid sad“花椒籽”、zid hnas“柿子”、zid dleut“核桃籽”等。

3.1.2 Nongb“核仁”类

苗语 nongb 具有“种子、核仁、生殖物”的意思，在医药物分类上常以“核仁”意义来命名。“果核”类取药对象一般是果核、果仁，也存在整果为药或果种部分为药。当作为某种配药的时候，水果类的果实多用的是果仁来配药；作为主药的时候，多是整果或果核来配药；作为膳药时多是果壳、果仁等部分来配置成药。以 nongb“核仁”类命名的有 nongb reul“野生荆棘籽”、nongb chongd ndox“朝阳菜籽”、nongb zid bongb“樱桃核”、nongb mangx“麻种”、nongb zid dluax“桃子核”等。

3.1.3 Douf“豆科”类

苗语 douf 是“豆、豆类、雌性生殖”等意思，民族医药物分类里以“豆科”意义来命名。“豆科”药物多作为辅药的主要成分，特别是补药类的药剂方，多实用豆科类苗药物。草药的取名也多以“豆科”属类来取名，以后加形态、颜色、果实特征等词汇。例如 douf maos“豌豆”、douf gangb“缸豆”、douf hlangs“绿豆”、douf dlangx“黄豆”、douf nghax“蚕豆”、douf mangb“黑豆”等。

3.1.4 Bangx“花卉”类

苗语 bangx 是“花、花朵、树尖叶团”等意思，在采集 bangx“花卉”类药物的时候，包含花朵、花瓣、花蕊、花芯、花苞等，也有采集树尖嫩叶、芽苞等，根据花名也可能采集整柱花草为药。以“花”分类命名的有 naf bangx dlangs“大兰花”、mid bangx dlangs“小兰花”、bangx nyax“金银花”、bangx shod“菊花”、bangx xongb“竹节膜”、bangx xot“喇叭花”、bangx yenb“烟叶花”、bangx lus“龙胆草花”、bangx dlangx“黄花”等。又如 bangx tongb“通花”不是花，是一种植物的“杆芯”部分，因受挤压推出来的白色的固体，以 bangx“花”来比喻称呼。

3.1.5 Hmangb“藤条”类

苗语 hmangb 是“藤、条”的意思。藤条植物种类众多，苗药中存有相当量的药材取自这类植物，多数藤条植物存在“藤成药，则其根、其薯、其花叶也成药”的特征。许多“藤条”类药物可作为单药、主药、药母等来使用。称呼命名方式是以外形“藤”来作为属名，再以其颜色、形态、物理性特征等专名词来冠名。如 hmangb ab“苦藤”、hmangb dleub“白藤”、hmangb uab“毛藤”、hmangb lab“红藤”、hmangb louf lab“首乌藤”、hmangb jangx nangb“蛇藤”、hmangb dlangx“黄藤”、hmangb dlob“黑藤”、hmangb zhut ghuad“臭藤”、hmangb nchangd“血藤”、hmangb zid ruax deb“地板藤”等。

3.1.6 Ghaof“薯”类

苗语 ghaof 是“地薯”的科属称谓词，在苗药中此类药材多结合膳食、补药、药引子来取用，取药部分多是根部，少量使用其茎叶。以 ghaof“薯”命名的有 ghaof rongd“林山药”、ghaof nbuat“猪山药”、ghaof lab“红薯”、ghaof dlex“水薯”、ghaof zheub lab“红矮蕉”、ghaof zheub dleub“白矮蕉”、ghaof gid toux“芋头”、mid ghaof nghul njuad“小黄金”、naf ghaof nghul njuad“大黄金薯”、sanb chongx loux“三重楼”、mengx dongb“门芩”等。

3.1.7 Jangs“根部”类

苗语 jangs 是“根、地下的茎、地下的藤”的意思，医药物分类上多以“根”意来命名。命名方式多是依据其枝干植物科属、用药对象、外部特征等属性来命名。如 jangs nblas“水沙根”、jangs nyangb nghenb“剑草根”、jangs nyangb shuab dlob“海金沙”、jangs xongb“楠竹根”、jangs doub ab“苦瓜根”、jangs heuk“香料根”、jangs wal ked“苦参”等。

3.2 状态描述式

状态是参考物理特性来分类产生的一种认知观念。麦尔也认为，“分类学的职能和范

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它取得原始材料所属的基本领域的职能和范围。”[8]所以，对于医药物原始材料的相伴物质状态，同样是用于分类命名的重要参考。川黔滇次方言在对医药物分类命名里主要参考固态、野态或粉态来进行命名，如 guat“汤”类、tox“块状”类、hmongd“粉末”类、ghuad“胶体”类。

3.2.1 Guat“汤”类

苗语 guat 是“汤、液体、”的意思，这里的“汤”不是制药剂制成的药汤，而是单独以物理形态“液体”存在并作为药料来称呼。用药对象就是液体，多是以饮用、浸泡、外擦等方式来使用。如 guat ncait“米汤”、guat ril“尿液”、guat nghoub“酸液”、guat nchangd“血液”、guat ghuad“粪液”、guat ghab“鸡汤”、guat njeb“菌汤”等。

3.2.2 Tox“块状”类

苗语 tox 是“块状、固体、立体状物质”的意思，此类药物较少，使用方式是少量取用，并搭配其他药物来制作药剂，对固体药进行碾碎、打磨、切割等工序来实现用药。多是以固体的外观颜色、物质属类来命名称呼，其命名方式不以形态词 tox“块状”来领称，而是以 reb“石头”作替代名来称谓。例如 reb dleb“石膏石”、reb dlangs“硫磺块”、rebn zhuab“青石块”、deud ndongt“厚树皮”等。

3.2.3 Hmongd“粉末”类

苗语 hmongb 是“粉末、粉状、面粉、面条”等意思。粉末状即是药方的形态，也是某些药物存在的形态。取药根据采集对象而定，以药物本体的治疗功能来选择使用的方式，如药物本体是粉末，可用于兑水、泡液、入汤等。多以属名来领称，如 hmongd angd“黏土灰”、hmongd heuk“一种粮食粉末”、hmongd choud“火塘灰粉”、hmongd gangb“虫粉”、hmongd yal“铁锅灰垢”等。

3.2.4 Ghuad“胶体”类

苗语 ghuad 是“黏块、黏浆、粪便”等意思。医药物分类时以“浆”之意来命名。如 ghuad jab“蜡浆”、ghuad yenb“烟垢”、ghuad nkheub“烟灰”、guat ngangx“靛泥”等。

除上述依据形态或状态进行医药物分类命名以外，苗族还存在参照颜色来命名，如 douf dlangx“黄豆”、ghab dleb“白芨”hmangb hlouf lab“首乌藤”、jangs nyangb shuab dlob“海金沙”等。有些特殊医药物还会用气味来取名，如 hmangb zhut ghuad“臭藤”、doub ghuad dled“野臭瓜”、hmangb nghoub“酸味”、zid nghoub“酸果”等。中国科学院院士孙航认为，当前“分类学应该从‘描述’转向‘解释’，应该有创新的思维发展和新的学科方向，如‘重要分类性状的形成’或‘驱动物种快速形成或进化的创新性状’的分析及运用等。”[9]综上形态表述式和状态描述式命名，均是对苗族医药物本体归类命名的一种“解释”，使之与科属或种类更为接近。这样的“解释”性命名，加深了从语言方面对医药物本体认知的记忆。

4.本体与非本跨物性命名

苗族对于医药物分类命名里，努力寻求一种方式来凸显本体与非本体之间的物连关系。所以，许多川黔滇次方言苗语医药物词汇里，有些词汇都是多重特征的诠释，存在有颜色、有气味、有形态等。这一逻辑原理与《公孙龙子·指物篇》相近，“‘指’字都是说物体的种种表德，如形色等等。《指物》篇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无物，可谓指乎？（无物之无，旧作而。今依俞樾校改）我们所以能知物，全靠形色、大小等等‘物指’”[10]。梳理川黔滇次方言苗语医药物词汇，可知其名称“指”向通过多层次叙词和参照他物来实现。

4.1 多层叙词称

本体是指研究对象的本身，非研究对象以外的可视为非本体。在生态人类学分类命名认识体系，非本体常作为本体命名的参考基数。苗族认为万物都存有一定的关系链，人与物体有时是平等存在的。在对事物进行划分命名时使用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来命名，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记忆和传承。从许多种类药物命名上看，使用多层叙述来划分命名是说明药物。如 zid ghangb hob“朝天罐”、nongb zid bongb“樱桃核”、jangs nyangb nghenb“剑叶草”等。在这些医药分类命名词上，存在多重对本体的叙述，强化了医药物本体与非本体药物之间的包含关系、从属关系或依附关系等。

例如，医药物 jangs nyangb nghenb“剑草根”，jangs 是“根”属科名词，nyangb“草”也是属科名词，“nghenb”是本体剑叶草的词汇，此医药物的分类命名里，存在同时使用 jangs“根”属、nyangb“草”属两个类属词汇来对 nghenb 进行重叠叙述。所以，苗语医药物名词 jangs nyangb nghenb“剑草根”包含两层关系链，即植物本体从属关系和植物种类的从属关系。又如，在对 hmangb louf lab“首乌藤”药物称谓时，其中 hmangb 词表述“藤”属科，lab 是“红色”属科，louf 是对生物本体的称呼，通过使用两个不同

的属类词汇进行联名命名，形成苗语医药物名词 hmangb louf lab“首乌藤”是具有红色、藤条属性的一种药物。

医药物三阶元分类命名里，具有多层叙词的命名分类特征。余成普在探讨地方生物学过程中，认为“医学人类学是一系列具有反思和框架意义的理论和分析概念，如解释模型、地方道德世界、语义网络、结构性暴力、地方性生物学等”，这一论断合理解释苗族在进行药物生物认识过程中，利用属于族群的语言网络和地方性文化结构，重塑了对自然环境、药物命名的实用性选择结果。

4.2 参照他物称

除了通过多层次科属名词修饰进行分类命名以外，还有通过对照他物来进行分类命名。苗族地区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医药物本体而言，常借助其他物种进行联合命名。如苗族医药物体系里，爬行类小型动物、小型卵转化昆虫、微小生物体等均统称为 gangb“虫”，小型生物药材又包含 njeb“菌”类、dox“蛊”等“可视”生物或“不可视”微生物。在这些医药物分类词汇里，可以通过本体词汇看到两种以上不同的生物对象，其中一物是本体，另一物是参考物。

如 Njeb“菌”类，苗语 njeb 的意思是“菌子、菇、雌性生殖”的意思。菌类生物是苗药中的特殊药物，可多种使用方式，主药、药母、药引、补药等均可用到菌子类药物。以菌类命名分类的有 njeb xongb“竹菌”、njeb maof hlus“木耳”、njeb dlat“灵芝”、njeb deud yangx“苦丁菌”、njeb ghuad nduf“牛粪菌”、njeb box ghab“鸡枞菌”等。在医药物 njeb xongb“竹菌”里包含有 njeb“菌”和 xongb“竹”；njeb maof hlus“木耳”词汇里包含 njeb“菌”和 hlus“茄子”；njeb deud yangx“苦丁菌”有 njeb“菌”和 yangx“羊”；njeb ghuad nduf“牛粪菌”有 njeb“菌”和 nduf“水牛”；njeb box ghab“鸡枞菌”有 njeb“菌”和 ghab“鸡”。可以看到，“竹”“木耳”“茄子”“羊”“水牛”ghab“鸡”等均是参照物。

又如，Gangb“菌”类，苗语 gangb 是“可爬行、可飞的小型动物、微生物、路线、痕迹”等意思。因 gangb“虫”是一个统称名词，因此其所包含的药物范围极广，许多重要的苗药剂方都含有昆虫的成分。以 gangb“虫”类参照他物称呼的有 gangb ruas“蜘蛛”、gangb drouk“臭屁虫”、gangb ghuad nduf“供屎虫”、gangb njeu khout“点头虫”、gangb duad jol“弹跳虫”、gangb nyox“牛虫”、gang bras“蟋蟀”、gangb nyeuk zid“百足虫”、gangb nyuak dled“小狗虫”、gangb xongb“穿竹虫”、gangb mod“蜜蜂类虫”、gangb bloub“毛毛虫”、gangb droul nyox“软体爬虫”等。

树木类药材多用其枝干材质来配药，如 ndongt njangl zos“刺桑树”、ndongt ntrangd“刺秋树”。有些树木只作为治疗过程中的某种符号，如 huab peus“豆沙树”、dlangx gouk“花皮树”等。

参照他物进行分类命名是苗族对生物世界进行“名分使群”的一种秩序驱力，通过对照他物让医药物生物本体进入“群”类的划分，借助其“群”词进一步解释性命名。总之，多层叙词命名是对医药物本体划分的解释，参照他物是对医药物本体归类的分辨参考，两者促使苗族对医药物分类命名过程中，通过本体与非本体之间的语言使用提升对生物环境的分类认知。

5.结语

苗族对医药物的分类命名认知是以其独特的药物分类命名体系呈现出来，名称也是事物特征的一种符号，透过名称可以快速的对事物进行粗略的认识。许多苗族医药物从名称上就能直观反映出药材的本质和功能，甚至是其药性的效果都能在名称上看到。这与苗族采用程式化语句，对医药物形态状态的深度理解，灵活采用跨物性的参照解释性进行命名有关。综合苗语医药物分类命名，实质是苗族对生态维度的不同程度认识，对医药物的命名释称如同对事物进行多层次的“解剥”标记，是苗族长时间对于生态环境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同时，苗族对生态标记的语言网络尤为关键，作为民族药物知识的文化载体，民族语言在药物命名、药物本土化、药物称呼异化等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语言即是呈现药物命名的实践结果，也是对药物特性的记录。

参考文献

[1] 李建著.当代医学人类学理论：持续、变革与发展[J].湘南学院学报.2007（06）.
[2] 陆科闵，陆彝中著.苗药方剂学[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9.7.
[3] 汤建容著.苗族医药档案文献概述[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2.6（06）.
[4] 古红梅，龙宇晓著.苗语西部方言植物命名与分类初析[J].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6（02）.
[5] 刘锐.分类学对进化思想的启蒙作用[J].自

然辩证法通讯，2025，47（2）：83-89.
[6] （美）E·麦尔等著.郑作新等译.动物分类学的方法与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07.
[7] 洪德元.分类学中的方法论小叙[J].生物多样性，2025，33（2）：5-13.
[8] 孙航.植物分类学发展前瞻——从“描述”转向“解释”[J].植物研究，2025，45（1）：1-2.
[9] 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M].杭州：浙江估计出版社，2023 年 1 月.
[10] 余成普著.地方生物学：概念缘起与理论意涵[J].民族研究.2016 年第 6 期.